

444

# 獨立評論

第一四三號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中日提携，答客問

論非法捕捉學生

逮捕學生感言

江西農業之現狀及應採之政策

怎樣把科學知識輸入民間

文字的保守

非島之行（完）

編輯後記



胡適

張蔭麟

李樹青

董時進

吳辰仲

了一

夢麟

適之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 大學出版社    |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 南華書局 | 上海 | 上海書局(總代售及代定) 生活書店 上海雜 | 南京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 蘇州 | 蘇州書店 | 無錫 | 無錫書店 | 常州 | 常州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 | 揚州 | 揚州書店 | 徐州 | 徐州書店 | 濟南 | 濟南書店 | 青島 | 青島書店 | 煙台 | 煙台書店 | 濰縣 | 濰縣書店 | 龍口 | 龍口書店 | 大衆書局 | 大衆書局 |    |      |    |      |    |      |
| 廣州 | 廣生書局(代定) 廣生書局 | 汕頭 | 汕頭書店          | 廈門 | 廈門書店                  | 福州 | 福州書店       | 長沙 | 長沙書店 | 衡陽 | 衡陽書店 | 南昌 | 南昌書店 | 九江 | 九江書店 | 漢口 | 漢口書店 | 重慶 | 重慶書店 | 成都 | 成都書店 | 西安 | 西安書店 | 蘭州 | 蘭州書店 | 西寧 | 西寧書店 | 昆明 | 昆明書店 | 貴陽   | 貴陽書店 | 柳州 | 柳州書店 | 梧州 | 梧州書店 | 梧州 | 梧州書店 |

號二同胡牙月北殿盤慈門後平北：址社 五六〇一局東：話電

## 中日提携，答客問

胡適

日本新聞聯合社的北平訪員山上正義先生，前幾天擬了十一個問題，徵求我的答案。我把這些答案都寫出來送給他，另鈔了一份在這裏發表。問題的漢文是山上先生的原文。

一、先生信最近中日兩國關係真漸好轉歟？

(答) 我不信中日兩國關係真漸好轉。因為兩國間的友誼的根本阻礙至今尚未除去。此根本阻礙即是「滿洲國」之存在，使日本侵害中國之鐵證永永留在我們的心目中。

二、若真見好轉，請問對此之高見如何？

(答) 兩國政府間當然有恢復常態邦交的需要。但如上月日本報紙所傳某項條款，只是日本重新壓迫中國而已，只是使兩國邦交更惡化而已。近日報紙所記，兩國使館升為大使，日本全國舉行孫中山先生忌辰祭，在我私見看來，也還不是根本的挽救。

三、情形如此相僵不久得以融和，中日兩國國民之感情而恢復兩國之睦誼歟？

(答) 這事全在日本國民的根本覺悟與如何使此覺悟得

着事實上的表現。「解鈴還須繫鈴人」，此言最好。報紙上說，日本政府希望中國停止一切排日之行動。貴國人士須知，凡政治權力所能制止的排日行動，在今日已是絕無而僅有。但一個民族排日的心理，是中國政府絕對無法制止的。貴國人士至今還不能了解中國國民的心理，所以我不信兩國國民之感情容易融和。

四、認日本畢竟為軍部所支配，所謂廣田外交，事實上不能有何等作為歟？抑相信日本外交已漸恢復本來之位置歟？

(答) 我們當然希望日本的文治派能大有作為，矯正軍部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危機。但迄今為止，我們只見日本外交家對於軍部的主張未敢有根本的挽救，只是為軍部彌縫過失而已。

五、先生去年自太平洋會議歸國，當時所抱之「日本觀」與今日之「日本觀」有無變化？若有之，其差異如何？

(答) 我那時的「日本觀」，是日本已走上了「整個民族自殺」的路。我今日的「日本觀」，是日本還在這條「

「整個民族自衛」的點上，並不會回頭。一年半的觀察，我  
很抱歉，還不能變更我的「日本觀」。

六、日本軍部對華北有出於行使武力之舉之虞乎？

(答) 上月察東事件，使我們相信日本軍人隨時可有行使武力侵略的行爲。請注意，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的「華北」，當然是包括東北四省與察哈爾綏遠在內的。

七、相信日本對於打開中國之經濟的困難得爲何等協力歟？如果能之，其方法如何？

(答) 我不是經濟學者，不能作專家的觀察。但以我的私見看來，治標之法是日本貨物傾銷之制止。治本方法是中日國際關係得着真正根本的解決，使中國政府在內亂削平後不必繼續增加軍備。

八、想以外交交涉解決滿洲問題非常困難，相信依然以由外交解決爲中日和好之根本條件歟？

(答) 我深信「以外交交涉解決滿洲問題」是中日和好之根本條件。我也深信此事有「非常困難」。但偉大的政治家不應該因畏難而苟安。況此事雖難，總比「整個民族

自毀」的路容易多了，總比「與全世界爲敵」容易多了。

九、非解決滿洲問題兩國民之國民的握手爲絕對不可能歟？

(答) 我認爲絕對不可能。

十、解決滿洲問題應用何方策？願聞先生高見。

(答) 鄙見以爲李頓 (Lytton) 調查團的報告書第九章，和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國聯通過的建議案第二章，所提出的原則與辦法，在今日尙值得日本政治家與國民的反省。

十一、就今日之狀態先生對於日本之思想家，外交家，軍部等，有否提議之處？若有之，可得而聞歟？

(答) 我對他們有一個建議：他們在今日不可不慎重致慮「他們期望日本將來成一個何等國家」？東亞的英國呢？戰後的德國呢？失敗後的西班牙呢？懸崖勒馬，此其時矣。

☆

☆

☆

☆

☆

☆

## 論非法捕捉學生

張蔭麟

今早（三月十一）北平國立清華大學又被捕去學生十人，八個男的，兩個女的。這種事，便在清華，也是司空見慣的了。約兩月前，那裏的學生宿舍纔被圍搜了一次，學生被捕去十一人，他們的命運至今尚是埋葬在黑暗裏！但這回，就手段的文明而論，比前次顯有退步。連汽車載送的恩惠也沒有，被捕的學生，用繩拴着，像豬羊一般，被牽起就道。更加上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兵，一個面目猙獰的眼線，這真是一齣活劇。

看了這齣活劇之後，我不免有些感想。

我們且不必談，對於最有血性和志氣的青年加以猛烈的摧殘是怎樣的不仁；我們且不必訴，在非戒嚴區的北平，隨意捉人，不宜罪證，不交法庭，不公開發判，而加以無期的幽禁甚至刑拷，這是怎樣的違反法律，違反黨國最基本的法律；我們且不必回想，歷年來甚至數月前的通電是怎樣地甜蜜迷人。我們但睜眼看者：一方面對於劫奪我土地，殘殺我人民，以傾覆我國家為天職的惡敵，則打躬

捉月，從未會給過社會以絲毫損害的少年男女，則凌以雷霆萬鈞的兇威。這種情形所表現一個國家的「政治人格」，在稍為有審美觀念的人看來，是何等醜惡！支撐着這種政治人格的人們，縱使能於華燈盛筵間，自鳴得意，其何以自解於清夜捫心時？

我知道講道德是無用的，現在只講利害。即使就當政的團體或個人的利益而言，非法濫捕學生的舉動也是絕無意識的。

假如堅持着濫捕學生的政策的人們只要倒行逆施，以快一時的意氣，那麼我們再沒有什麼話可說。假如這種政策是有目的的，那目的豈不是要防止某種危險思想的傳播？即使我們退一萬步承認某種思想現在有禁絕的必要，也有更合理的禁絕方法。現在立法的大權操在政府，它何難讓立法院馬上通過的一條像這樣法律：凡信仰或宣傳某種思想者處以死刑。那麼，至少在未經宣佈軍事戒嚴的區域，偵緝機關根據這條法律，如查有信仰或宣傳某種思想的嫌疑的學生，可以秘密通知法庭，由法庭秘密發出拘票，

然後由警察也好，便衣偵探也好，大軍也好，按照法庭的拘票去拘捕，（學生們既沒有租界洋房，也沒有存款，更不能像閩人犯法奉旨出洋，其將何所逃於天地之內）拘捕之後，在一定期限內將「犯人」送交法庭，法庭在一定期限內公開審判，以定罪案之能否成立。如此則甘願自投羅網的青年可以死得明白，而無辜的青年也可以不致因天外飛來的奇禍而無期地失却應見天日的自由。現在不然，不

論在什麼地方以一個並非執法或並不公開的機關，爲着思想的嫌疑，只要知會軍警，便可隨意拘人，拘去之後，一關起碼就周年半載。明白無辜的人連上訴的地方也沒有！這樣的黑暗，這樣的殘酷，所爲何來？這種政策的持續只能使政府失却全國有血性，有頭腦的青年的同情。古今中外，沒有一個政府，失却全國有血性有頭腦的青年的同情而壽命能長久的。殷鑒不遠，就在請李。

## 逮捕學生感言

李樹青

在大學裏讀四年書，刺激我最深的事，要算北平當局的五次逮捕學生了！一次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一次在二二八戰事停止後，一次在塘沽協定以後，所謂國際反戰調查團來華以前，在最近兩三月來，連續的又逮捕了兩次。

每次逮捕差不多都是在清晨的時候執行的。在睡夢中間，突然有一個知道消息比較早的同學跑到屋裏來，「又來捕人了！」接着是這麼顫抖的淒慘的一句。於是自己隨着爬起來，慌忙地去看相熟的朋友。每個人眨着急燥的憎恨的眼睛，每個人的臉上都堆着意外的慌張和恐怖。每個被呼起來的人，在一個寒慄之後，幾乎把「我的頭還在麼

」這類的話都問出來；而呼人的看到被呼人還在床上，感情幾乎使他撲向前去，一把擁抱住他，似乎怕惡魔即來攫奪一樣。這種恍如大劫將臨的人人自危的景况，和被恐怖窒塞着的末世紀的象徵，真非楮墨所能形容其萬一。直到上課的時候，人們逐漸地知道被逮捕去的是那些人以及揣測着是由於某種嫌疑的時候，大家纔敢長地呵出一口氣來，如同逃出一道鬼門關口一樣。

說到嫌疑，大半均是由於所謂反動罷。最先兩次被捕去的人，據說因爲他們確信了一種信仰，而又爲着他們的信仰去努力過，如偷偷地散發傳單或遊行講演之類。後來

僅是因爲喜歡讀某一類的書籍或是曾經發表過應用某一類理論的文章。至於最近逮捕去的，據我們所知道，多數不但平常不會偏讀某一類的書，連一句反動的話都沒聽見說過。然而逮捕犯人的繩索，居然也就莫名其妙地套到他們的頭上了。這或許由於當局的偵查反動的眼睛特別聰明一點，可以從他們的頭上或身上某一部份，尋到生長有反革命的「反骨」，將來一定會做反革命的行動。即使如此，最妥善的辦法還是留一道錦囊妙計給別人，等他們的反狀構成時再加以制裁，庶幾更使人信服。像現在這樣無理由的濫加逮捕，結果不但使人人感覺着現制度的黑暗和殘暴與自由毫無保障外，其另一意義恰是惟恐怕青年們不反對現狀，而把一個最實際的最難辯的可以用做反現制度的口實的例子，放到青年們的眼前去。這該不會爲聰明的統治當局所採用的罷？

年青的學生，無論左傾或右傾，要不外對於現狀的不滿，因爲學生的思想和行動，常是最純潔坦白不過的。他們沒有職業地位的牽挂，沒有金錢勢力的顧忌，有的只是一團天真爛漫的熱情和由教育上所獲得的對於民族國家的真誠的關切。因此，在國家的政治「不景氣」的時候，他們常常不能諷諷執政者的含糊忍辱委曲求全的苦衷，而

激烈地立到反抗現狀的最前線上。我想統治當局本身也是做過學生的，假如不是善忘的話，這情景當猶能記憶。最好的對付方法當然是逐漸地使他們知道當局處境的艱難及應付國難的匪易，這種解釋若不是十分沒理由的話，青年們也不會不能瞭解的。現在的當局似乎完全忘記了他們的過去，也並不會考究過青年的心理，只一味執拗的在青年的思想方面，去做殘酷的矯正，於是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種舍本逐末的笨拙辦法，我敢向當局保證，結果只有更壞！古人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也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學生的所謂傾向，畢竟還不過是在學校內的事。有少在做學生時，傾向十分明顯思想極端激烈的人，但一入社會，結了婚，有了職業，年歲大了點常能從反抗現社會最有利的地位，變成現社會最有用的人材，就在現在的國民黨執政者衰頹諸公之中，也不乏實際的例子。而且最不足畏的，似乎並沒有一次共黨暴動在學校裏興起過。所以放寬來講，對青年學生的所謂激烈思想，儘可不必矯正，勿須矯正，年歲會自動的把他們矯正過來。同時我們又看到多少並沒有傾向的人，因爲無故被捕，使他們失去了家庭的信賴，荒廢了學業，由於失學的憎恨和逼迫，後來反

整決的百折不同的加入了反政府的隊伍裏去。所以逮捕青年學生這一舉動，在前一意義上，可以謂之「庸人自擾」，後者只是製造敵人，兩者均非於執政當局有利。

一個現代青年的生活，當是多方面的。在左翼書籍曾經過度時髦的流行下，青年們要不會翻閱或研究過關於社會主義的書，那表示這個青年只不過是個讀死書的書呆子。正如克里孟梭總理的話，一個青年在二十幾歲若不信仰無政府主義便是沒希望一樣。況且翻閱和研究還並非即是信仰？假如因為從青年們書櫥上的某一冊書或行爲的某一

點，揣測他們似乎有傾向的嫌疑，又從這種似乎的嫌疑上去羅織和株連同黨，那麼不被網羅到罪犯裏的人，恐怕只有統治當局們自己了！

國家當着這樣一個內訌外患交相煎逼的時候，唯一的希望在乎民氣，而民氣的寄託所在，端在目前這般青年學生們的身上。他們的言論雖有時過激，倘不越乎常軌，在保存民氣這一點上，仍是可以容忍的。執政家者可以在外面受隣人的拳打腳踢，冷嘲熱罵，難道走回家來，對子侄輩的不平的怨懟，都不能低一下頭麼？

## 江西農業生產之現狀及應採之政策

董時進

### 江西農業之現狀

一、耕地少荒地多 江西省之總面積約二九四，八五二，〇〇〇畝，耕地面積約四一，六三〇，〇〇〇畝，耕地約佔總面積百分之十四，其餘未耕之地約佔百分之八十六，此種統計數字雖未必十分可靠，然江西荒地之多，實為凡曾遊歷本省者所同感。

二、每家耕種地面甚小 全省農家共約三，二九二，〇〇〇戶，平均每戶所耕土地僅十三畝。在十三畝之地面

上，無論作物品種及栽培方法如何改良，農民經濟亦難望有顯著之發展。

三、稻作獨尊 稻作面積，不但居首位，而且超越他種作物面積其遠。稻作佔地三二，一九〇，〇〇〇畝，大豆及小麥各四百餘萬畝，大麥二百餘萬畝，棉花，油菜，花生各百餘萬畝，其餘作物概不及百萬畝。可見江西農業生產偏重五穀，而尤重稻作，其面積竟比居次位者多八倍。（最重要作物之面積佔作物總面積之百分比，在全國

各省中，除廣東外，以江西之稻作爲最大。(稻作不但佔地獨多，而且所佔之地概爲最肥美者。又農民大部分之資本勞力及肥料，亦係用於稻，故稻之生產技術，最爲進步，揆之收益漸減之原理，改進之效，比較難期。

四、畜牧園藝均不發達 江西之家畜以牛及豬爲主要，全省有牛約一百三十萬頭，每兩家所有不滿一頭，豬約四百七十萬頭，每家所有不滿兩頭，畜牛專供役使，養豬僅爲利用廢物之副業，以言畜牧，實夠不上。江西之園藝，尤爲幼稚，農家栽培果樹，不過利用田埂墻脚，聽其自然，不加管理，故品質低劣，產量微少。至若視爲主業，正式經營，則絕無僅有。

五、畸形發展 偏重五穀，獨尊稻作，畜牧園藝均不發達之農業爲畸形農業。畸形農業不利之點甚多，其主要者如(一)危險性大；一遇天災，則損失無法調劑。(二)工作分配不勻；忙時太忙，閒時太閒。(三)肥料缺乏；穀類本爲耗費地力之作物，又加以畜牧不發達，肥料來源不旺，故產量不易維持。依吾人之觀察，農民感覺肥料不足之困難，比品種不良之困難尤大，許多土地之荒廢未耕，實由於農民缺乏肥料之故。(四)農民收入不豐；穀作農業爲粗放農業，出息甚少，兼之農民每戶耕種地面不大，故收

入極微。

畸形農業存在之主要原因，一爲人民生活程度低，需要簡單，一爲交通不便，充飢之糧食，不能仰給於他處，須自己生產，值錢之物品，不便運銷於他處，只好不生產。

### 江西農業之需要

上述江西農業之現狀，可概括爲三點：即一，荒地多，二，每家所耕之地少，三，農業畸形發展。依據此等特點，吾人認爲江西農業最急切之需要，爲發展與改造，而改良尙次之。所謂發展，即擴大農業生產之範圍，利用荒廢之地面，使其生產有用之物品。就本省耕地之少荒地之多察之，吾人深信，設法使不生產之荒地生產，比之使已經生產之田地多生產，其利益更大，其收效亦更速。所謂改造，即改變現時之農業組織，易言之，即將畸形之穀作農業改爲比較平衡之農業是也。畸形農業之不利，前已言之，然在往昔尙有其存在之原因，現時交通日便，生活程度日高，需要愈趨複雜；單純之穀作農業已屬不合時宜，而有改造之必要。至尋常所謂改良者，乃係指固有作物或家畜品種及其栽培方法之改善，而非生產種類之改變，例如稻種之改良，豬種之改良，而非改種稻爲種豆，或改農田

爲果園也。依吾人之觀察，江西農業需要改良者固多，然尙不若改造之重要。人盡知中國農法爲數千年前之古法，而不知中國農業之組織亦爲數千年前之舊組織，中國土地之利用方法亦係以數千年前之社會情形爲根據之利用方法。若不加以根本改造，而徒談改良，則效果微矣。

### ☆ 發展及改造江西農業之辦法

欲發展及改造江西之農業，惟有特別之提倡畜牧，園藝與森林，以調劑農業之單純，增加農民之收入，且利用廣大之荒地，爲全省增加財富。森林之利益，已盡入而能道及之，毋待贅述。園藝及畜牧不但可以利用荒地，且其出息甚厚，最能提高小農之經濟。又畜牧發達之結果，增加肥料之供給，可以使瘠土荒地變成肥田熟土，其增加生產之效力，又非尋常改進方法所可比擬也。

在各種牲畜之中，江西最應提倡者爲牛羊及馬之類，而不爲豬。江西農民養豬最多，豬似應特別提倡，然吾人則以爲惟其多，故不必特別提倡。蓋江西之豬種比較優良，又適合環境，飼養方法雖非盡善，然農民在其經濟條件許可之下，頗能盡心竭力以爲之，圖謀改進，易言難行，以言推廣，更不易辦。反不如提倡牛羊馬等，利用荒地，

大量生產，其收效之宏，比之就農家之一豬一雞以求些許之改良者，實不可同日而語。吾人提倡馬，爲供軍用及運輸，提倡羊爲生產皮肉及毛。馬羊原屬地廣人稀區域之產物，然江西荒地甚多，大可利用，正不必求之於西北也。又吾人對於牛，主張特別注重肉用及乳用牛。提倡肉牛爲利用荒地，以取得動物質產品。提倡乳牛爲抵制外貨，供給與年俱增之銷場，且乳牛之利益甚大，可以充裕農民之經濟。耕牛直接生產之牲畜，對於農民之收入，不能直接有何等之補益。且在一般農家所能給與之待遇之下，維持改良，殊屬不易。又農家耕地如此之少，耕牛之改良加大，亦無普遍的必要性。水牛體格非無大者，然小農無需乎此，故甯飼養矮小之黃牛。

上述之農業政策，係以利用荒地，發展畜牧，森林及園藝爲主體。實地從事者，須有較高之智識，特殊之技能，及較多之資本，非普通中小農家所克勝任。故必須添辦職業學校及訓練班之類，以造就實施之農業家或高等農民，使從事此項實際工作，以資領導。如此，不但農業學生獲得正當之出路，且國家確能利用此輩以發展農業，增加生產，實一舉而兩得也。

## 怎樣把科學知識輸入民間

吳辰仲

五年前我在鄉下一個小學裏做過教員，除數學和理化外，衛生一科也歸我擔任。我在中學唸書時，曾讀過「生理衛生」和「生物學」等課目；平日對於淺近的醫學常識頗喜涉獵，也頗感興趣，所以當時敢毅然把「衛生」包攬下來。自度既曾讀過若干原理書，雖夠不上說是專門，用來教教一無所知的小學生，課本的內容又並不艱深，再在暇時多多準備些，固然不能「游刃有餘」，也總可勉強充數了。抱着這種信念，我居然就走上講壇，向那些天真的小學生宣示着科學的福音。

我授課時極喜學生發問，即使當時給問窘了，回家理頭翻書索解，好在下次完滿答覆他們時，心境也很愉快。記得有一天講到「淋巴腺」，我詳盡地闡述了這種腺體的性质和功能後，一位年紀較大的學生站起來說：「先生固然講得很完善，但我們依然不明白淋巴腺究竟是什麼東西！並不是我們懷疑先生的說明，不過我們總覺得不很滿足！」當時我又說明一遍，第二次把參攷書帶到教室裏去，再說明一遍；我知道的只是書本上那一套，在鄉下自然沒

有可以利用的科學設備證明給他們看，所以儘管他們的臉上還是流露着狐疑的神氣，在我，已算「仁至義盡」，再也不能了。於是這淋巴腺也者也就這等在學生心中混沌過去。

有一個星期日，我和幾位住校的學生嘻嘻地整理校園。一位姓王的建議把花台旁那些不順服的大塊頑石清除出去，我就贊同着和他們動手抬着搬出校外。究竟書生不中用，工作尚未完成，我的右手拇指就被石塊壓傷了。過了一晚，拇指就很利害的紫腫起來。痛楚得連粉筆條也不能拿了。鄉下沒有醫院，我又是素不信任那些叫賣「狗皮膏藥」的江湖醫生的。末了還虧一位同事的指示，叫我去請鄰村一個曾在省城某醫院做過護士現在回家開設小藥舖的某君來診治。

某君來了，頗不經心地看了我那腫得怪難看的拇指後，就說：「不妨事，隔幾天保証就可治好。」我問他說：「紫腫得這等利害，恐怕裏面充滿了膿血了吧？」他笑：「沒有的事，裏面全腫着一泡水！」這時滿屋子聚着看熱

圍的學生們都張大了好奇的眼睛看着我那表面完整的紫梅指又看着那位護士的俏皮的嘴角。同事們也都懷疑地打着哈哈。某君就對我說：「你不相信嗎？這梅指的微血管組織給壓壞了，你知道淋巴腺是和血管一樣密佈全身的，牠有修理破壞了的組織的功能，這時就滲透到受傷的地方來發揮牠的效力了；淋巴液是無色透明的液體，所以那紫漲表皮裏面自然只蓄着一泡像水樣的質體了；」他把視線投到學生們的臉上：「你們細想想，當你們的皮膚偶爾因抓癢或磨擦而破碎時，在紫血未流出來之先，不是常有一種無色透明的液體在創口上滲出麼，那就是淋巴液，用來修補創口的；要是受傷程度不利害，這液體也就足夠力量治好這創口了。你們千萬要記得：不要把這滲出的液體揩去，這是自然的最好的藥劑呢！」他又朝着我接下去調笑地說：「虧你是衛生教員，難道不懂這個？」邊說邊打開了攜來的包袱，拿出一柄精緻潔淨的小解剖刀來，在我的梅指表面上輕輕一劃。天呀，創口上果真流出一絲清水！這一舉動，不但我頹顏荷荷，所有在場的同事都驚異的滿意，連這久未解決的淋巴腺懸案也就在諸位學生面前完善地交代過去了。你們看看我那樣認真地作了好幾點鐘的「紙上談兵」竟不及他那樣輕鬆地用小刀一劃！

從此以後，我對這位護士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我們就成了時常往來的朋友。某次我去訪問他的小藥舖時，提出下列的疑問：「這小藥舖賣的全是西藥，我們鄉下人素來聽見西藥這名詞就頭痛的；從前還有省城的洋醫生把中國病人的精血用針管吸去販到外國賣的謠言；何以現在你的小藥舖不但有人過問，而且營業很發達呢？」他說明緣故時，講了一個頗有趣味的事實。

「我這小藥舖已經經營了快滿三年了；開始幾個月雖然不至有「門可羅雀」的景況，但除了賣出些化粧品及疥瘡藥和金雞納霜之外，旁的生意簡直清淡得使人氣悶也使人冒火。我在醫院裏做了四年看護士，普通的醫學常識自然多少懂一點，初回家時，本抱着雄心打算開闢出一個科學的醫學場面，為桑梓服務。誰知道幾個月過去，竟沒有一個人會來問津；而且我尚未動手診治過一位病人，若干地方上的中醫已經造謠言攻擊我或作種種惡意的宣傳，頗有「滿城風雨」的景象了。我在失望中拼命想法拯救自己，我知道要使我的事業有成果，最重要的是在取得人們對於科學的信心。而要取得人們的信心又非藉助於宣傳工作不可。於是我就把全部精神用在講述科學的偉大和真確上，不料你雖口若懸河，他們總不相信你！你說傷寒是微菌

在作祟，代替這，他們把中醫的陰陽寒熱風濕的怪論來辯護自己！你說瘧疾也是微生蟲侵入人體作惡的結果，他們却用符咒治療的實例來反攻你！總之，你是讀書人，你不是他們那羣中的人，你說的是你自己的話，而不是他們的話！我這樣子每天向他們說幾車的話，固然不是毫無效驗

——那就是說，偶爾也有幾位隣居的青年人好奇地背誦我免費地治療他們的外科上的小毛病——但是要他們相信我的科學理論却真比登天還難！末了，我得到一個機會，治愈了王村一位患「黃肝病」的人。我開始捉住了這個實証，搖撼了他們的迷信，說服了他們的疑心。我的事業初步成功了！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我有一次照常的在一家小茶館和許多熟悉的農人談天，話題偶然牽涉到「黃肝病」上去，因為湊巧有好幾位農人是患着這病或曾患這病的，另則因此種病症在南方種水田的鄉間是最惡厭而普遍的。

「我開始對他們說明「黃肝病」的病原，病狀和療法，講得很誠懇也頗動聽；但他們聽見我說這病的原因是一種「鈎蟲」寄生在十二指腸吮吸滋養料的緣故，他們都哄然地咧開嘴笑了。他們把我的話當做故事聽，而故事中最出外意表的地方自然也是最可笑的處所。」

「我正被笑窘了的時候，湊巧那位給我治愈的王村的

黃肝病」人挑了一重担米進來喝茶。在座的農人和那位王君大半是田隣舍，平素都認得的。在他們看一個不久前尚是黃肝鬼，現在居然面紅肌壯并且挑得動百斤重担而表示驚訝的時候，我想到一個絕妙的說教法：唯有農人最爲農人所信任，我請農人說給農人聽！」

「我向王君問：『請你每天留心檢視大便，可曾照辦沒有？』他愉快地回答：『先生真是神仙一樣的「末卜先知」！拉出的糞塊挪向亮處仔細看，裏面果然有「那東西」！果然像先生說的那樣細小的，頭上有一顆黑點的，尾巴白白的！剛喫了先生的藥那幾天內，糞塊裏那種蟲很多，很容易看出，後來就慢慢稀少了，我的惡病也就慢慢好起了。先前我還疑心先生的話：人腸子裏哪來的有許多蟲？！現在我相信了！先生真高明，洋學堂裏出身的究竟與衆不同。傅村張老先生醫道那等高明，去年我求他診治時，他只說我得病的原因是力乏時大雨天光著頭走，中了水氣的緣故。我當時也信服他的話，現在想起來，我們凡是種田人，一年裏面那一天不在野外幹得精疲力乏？那一年不碰到幾十次傾盆大雨？誰難道會在晴天白日裏帶着雨傘著帽到田場裏去？可見張先生雖通，這話却不通。你先生上次那番話才真叫人衷心信服！』

「王君這番話的影響真大得可驚，在座傾聽著的農人們的嘴巴不再咧開了，滾熱的綠茶讓他在板桌上冷去，早煙管也不住噴送，讓牠自然地熄却，每個人都嚴肅起來了。屋子裏靜悄悄地可以聽見水壺滾沸的低音，他們那些簡單而固執的心已完全被王君的說話佔據了。我那時感到無倫的勝利的愉快。」

「我勉強忍住笑聲問：『諸位應該相信我的話是可靠的了！』全場默然。我再逼上去：『諸位還沒有澈底了解？試想想除了種田人，誰聽見過讀書人，生意人和手藝人裏面有害「黃胖病」的？這是什麼道理？這是因為唯有種田人才會和糞尿接觸，才有傳染的機會！鈎蟲的幼蟲是和病人的糞塊同時附帶排洩出來，你們在施肥時都裸着手腳，鈎蟲的幼蟲就乘機鑽進皮膚。混進血管，順着血液的巡環，一步步地達到食道，進了胃臟，再到了胃囊下面的十二指腸出血，這地方是鈎蟲生活最適宜的處所，牠們就住下來了。牠們既守住這個緊要關口，於是你們喫下的滋養料就大半被搶去了，你們素日喫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怪不得凡是「黃胖病」人沒有一個不是面黃肌瘦，混身無力了！諸位還可明白沒有？』我看看他們的臉，眉峯鎖着，嘴巴半張着，大睁着眼睛疑神注聽。」

「我又想緊着問：『諸位中有好幾個害過「黃胖病」，請問：在病狀未成之先，是否全曾被「肥癩」釘咬過？發癢得恨不把那塊皮膚抓碎了？那就是鈎蟲侵入人體的現象！請仔細回憶一下，我的話可對？』

「在座的農人們都面面相覷，驚異得吐不出一句話來。好久，那位姓王的高興的喊：『對！我清楚記得，我在前年四月裏就被「肥癩」釘過！老三也被釘過，後來真的「黃胖」了，阿土也……』於是大家七嘴八舌都來証明王君的話；唯恐話聲使我聽不清楚，爭先高聲喊嚷着，形成人類所能發出的最高的嘈音。」

「農民們居然信仰科學，高聲為科學辯護！我勝利了，科學勝利了！」

這位護士興奮地說着，臉上揚溢着快樂的表情：「從那次茶館裏的談話成功後，接連就有許多「黃胖病」人來請我診治；慢慢地，旁的病症也有人來過問了。尤其使我高興的是我的科學講話開始得到若干熱心的聽衆；他們像聽故事般的聽得有趣味，但不再把我的話當做故事看待了。他們在暇時竟會呼朋引類自動地要求我講；這種成功我先前那裏夢想得到！我那得不格外高興，格外努力！現在，你看看我的小舖子和小診所每天都有顧客，而且去年一

年中我就淨了五百元的贏餘。你知道：我們鄉下種牛豆向來沿用「吹苗法」，稍不順利，就會出毛病，現在我創用「種苗法」，已經推行了好幾個村坊。我所以能夠得到這

等好成績，用的也是和上述同樣的方法：我取得農家主婦的信仰！」

## 文字的保守

了

朱佩弦先生的論別字（登在獨立一三九號），在未發表以前，先給我看了一遍。我除了大致贊同他的議論之外，還有一些意見；所以我另做了這一篇文章。

我覺得別字的問題可以引起一個大問題，就是文字的保守問題。在歐洲各國，往往有些語言學家（Linguists），語史學家（Philologists）或文法學家努力維持原有的文法，辭彙，語音，書法等。其實該不該努力維持，還是一個疑問。關於這問題，我們可分「真理」與「實用」兩方面說。若就「真理」方面說，我們犯不着維持原有的文字；文字原是約定俗成的東西，假使全中國人都喜歡把「牛」叫做「馬」，「馬」字就可以代表那耕出的兩角獸。何況區區的別字？若就「實用」方面說，問題就不很簡單了。

讓我先把別字的種類分析分析，回頭再說出我個人的主張。普通所謂寫別字，大約有三種意義。第一種是同音

異義的別字，例如「急來抱佛脚」誤作「極來抱佛脚」。第二種是杜撰的別字，例如以「嗜」代「嘗」，以「菓」代「果」，以「荳」代「豆」，以「莖」代「瓜」。第三種是形似的別字，例如以「已」代「己」，以「盲」代「盲」。其實嚴格地說起來，只有第一種是「別字」，第二種只能稱為「俗字」，第三種只能稱為「錯字」。

同音異義的別字，若就實用方面說，在國語未統一以前，是不便於讀者的。在這方音很複雜的中國裏，你所認為同音的字，我未必覺得是同音。譬如上述的「極來抱佛脚」一句話，廣東人看了就不懂，因為廣東的「急」字唸 Kəp，「極」字唸 Kək，並不同音！又譬如江浙人（吳語系的）或廣東人看見北平人寫的「順手代門」或「探母代回令」，很不容易知道是「帶門」或「帶回令」的意思。這一類的情形很多，真是數不清。中國的言語雖則複雜，文字仍

牠這可稱統一。如果將來這一類的別字漸漸增多了，中國的文字也漸漸分了家。譬如「替代」，依北平話可以寫作「替帶」，依廣州話可以寫作「替大」。「幸福」，北平人可以寫作「杏伏」，上海人可以寫作「形復」。「從前中國人遇着中國人，言語不通時，可用筆代口；假使胡愈之先生的主張成爲事實，連這用筆代口的法子也用不靈了！（胡先生「怎羊打倒方塊字」一篇文章裏的別字當中就有許多是江浙人的別字，別處人看不懂。）

杜撰的別字，若就實用說，倒有相當的用處。譬如「嚮」字代替了管味的膏，「膏」字可專用於曾經的意義；「菓」字代替了水果的果，「果」字可專用於果然的意義。如果我們不先存着守舊的思想，這種別字是不必排斥的。有時候，我們當教員的人不知不覺地也杜撰了些字。例如杜甫詩裏「馳背錦模糊」的「模糊」，現在普通都寫作「糶糊」；其實字典裏沒有「糶」字。這顯然是被「糊」字同化了的，但牠却合於實用，與「嚮」「菓」等字是從同一的傾向生出來的。

形似的別字，可以細別爲兩種。第一種如「己」「巳」之類，都是常用的字，若混用了，就很不方便。第二種如「盲」字之類，既不常見，就錯了也沒有大關係。例如把「

病人膏肓」誤作「病人膏盲」，「字畫錯了」，寫者與讀者都不會誤解這句子的意義。「膏盲」也好，「膏肓」也好，寫者與讀者都只把這句子當做「病勢很重，活不了了」的意思；至於什麼是「膏」，什麼是「盲」，只有老學究們懂的罷了。

此外，有一種語病與別字頗有相似之處，就是寫文章的人不懂文言裏某字或某句的意義，當他用起來的時候，或誤加虛字，例如說：「汗牛之充棟」；或疊床架屋地再加些字去表達那已經表達的意義，例如說：「出乎意料之外。」這與別字可說是同一來源的，因為都是「不識字」的緣故。但是，懂文言的人漸少，這種語病也就漸多。固然，有些例子是順着白話而明知故犯的，例如上次我在「語言的變遷」一文中所舉的「認爲是」，「除非是」，「無非是」等等。有些例子却是在白話裏也不很佔勢力的，犯這毛病的人大約只是誤犯了，例如說：「未必一定」。此外還有純粹因爲不懂文言而誤成不通的，例如：「以便易於稽查」（據郵局匯條背面所載），其實「以便稽查」已經夠達意了。又如：「另當別論」「不知」「別」字就是「另」字的意思。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咬文嚼字的時代了，我們學語言的人並不希望，也不能夠把這些語病一一矯正；甚

至全社會都不知道「別者另也」的時候，我們也不搖頭歎氣，只把這事認爲語言變遷中的一件小事實，記載下來。不過，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權利嘲笑「汗牛之充棟」與「出乎意料之外」的作者了。

☆ ☆ ☆ ☆ ☆ ☆

若就別字在社會勢力而論，又可以分爲下列的三種：第一是「婢升夫人」式的別字。有些別字，在社會上勢力之大，可以令人相信牠不是別字；而牠的本字偶然出現，倒反被人疑爲別字了。上文所舉的「糗糊」與「模糊」可歸此例。又如「莫名其妙」因爲「名」字的意義難識，就被「明」字替代了。又「費話」似乎是從「辭費」變出來的，但現在普通都寫作「廢話」，亦同此理。

第二是「魚目混珠」式的別字。這一類的別字現在還不能壓倒牠們的本字，但牠們在意義上也能說得通，或似通非通，或雖失本意而仍算通，所以在社會上也佔相當的勢力。例如「訂婚」，現在已有些人寫作「定婚」；又如「鄙人」現在已有些人寫作「敝人」。這是「混」的力量頗大的，也許將來還有升夫人的資格。此外像北方人把「驅使」寫作「趨使」，「絕對」寫作「決對」，「既然」寫作「即然」，「江南人把「固然」寫作「果然」，「原諒」寫作「願諒」都是「混」

的力量頗小的，但也往往可以在報紙上的比較通俗的副刊裏看到。我不知道那些編輯先生是有意提倡別字呢，還是不認識別字呢？

第三是「曇花一現」式的別字。這一類的別字在社會上完全沒有勢力；學生們偶然寫了，也未必會再犯。例如某人第一次把「至少」寫作「只少」第二次也許另變一個形式而寫作「致少」，第三次也許再變而爲「止少」這一類的字，隨便換一個人看了，馬上知道是別字；也許本人再看一遍的時候，還覺得是一時的疏忽呢。牠們沒有被登在報紙上的資格。而我們也不大注意牠們。

☆ ☆ ☆ ☆ ☆ ☆

現在要說到我個人的主張了。我以爲「婢升夫人」式與「曇花一現」式的別字都不成爲問題。既然升了夫人，我們就索性承認了罷。甚至「定婚」與「敝人」，就普通人看來，意義比「訂婚」與「鄙人」也許更明顯些，我們也不必極力排斥。若要完全不寫別字，必須令中小學也習「小學」，因爲大部份的別字乃是因本字的意義難識而產生的。試問這是可能的嗎？報紙的勢力最大；連報紙上也往往有這一類的別字，中小學生當然會效尤，我們有何法子挽狂瀾於既倒？而且在我們看來，「定婚」與「敝人」也算不得「

狂瀾。」

「曇花」現式的別字是無所憑藉的，我們不必就心，牠們永遠不會為禍。譬如上文所舉的「替帶」，「替大」，「吞伏」，「行復」，都是勉強找出來的別字，也像胡愈之先生一般，這類別字之不容易估勢力，也等於被貶了本字不容易恢復勢力。我想胡愈之先生的本意也只在乎叫人不避別字，並不是叫別人像他那樣去找別字。

由此看來，只有「魚目混珠」式的別字成為問題了。就實用而論，我們應該維持「族語的統一性」。譬如「驅使」一詞，如果全國人都贊成改為「趨使」，我們也就不必反對。所惜者，小學生們在這一份報紙上看見一個「驅使」在那一份報紙上又看見一個「趨使」，令他們無所適從。再者，吳語粵語裏「驅」「趨」既不同音，有時候就連

## 菲島之行 (二)

夢 麟

意義也看不懂。反過來說，吳語系的人把「固然」寫作「果然」，不也累北方人思索半天嗎？所以關於「音非全國相同而義又迥別」的別字，我們仍舊該盡一點人事去補救。至於全國讀音相同的別字，已經可以原諒幾分；而意義可用的字，如「定婚」，「敵人」之類，縱使全國讀音不盡相同，也不必干涉了。

爲了要維持族語的統一性，我們固然不提倡別字，同時也不提倡「古本字」或「古通用字」因爲二者都是破壞族語的統一性的。例如學生偶然把「水晶」誤作「水精」，我們犯不着把後漢書西域傳搬出來做他的護符。又如「部份」本當作「部分」，但我們不該強迫學生把「部份」改作「部分」。這種保守的態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廿四年三月十五日

關於華僑狀況，我們向教育部報告中有下列的一段：

菲地華僑約有十萬左右，以閩省人居大多數，粵籍人次之。其歷史悠久，遠在明季西班牙薈菲之前。

經營商業如食糧雜貨等類，在當地頗佔優勢。對祖

獨立評論 第一四三號 菲島之行

國貿易輸出計菲洋一，六〇〇，〇〇〇元。輸入計菲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近來華僑中有識之士，更多注重子弟教育問題，頗思培植商業專門人才，提高商業常識，以保持華僑在菲三四百年商業

上優越地位。惟因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未免財力稍困，是在因勢利導，力謀開結。

關於菲律賓全島之貿易，我們有下列的報告：

全島貿易以糖及椰子油爲大宗。全國人民從事糖業者，計七十二萬人。每歲產量合菲洋四八三，〇二五，〇六九元。從事椰子油者一百十四萬七千人。每歲產量合菲洋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對外貿易一九二九年出超額合菲洋六二三，二一四，二三四元。一九三三年雖以世界經濟不景氣，出超額仍能保持合菲洋三四九，四六六，三三一元。故其經濟基礎，尙爲鞏固。

我們這次赴菲，是去參加菲島高等教育會議的。同去的有滬江大學劉洪恩先生。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動身。抵香港後，加入了嶺南大學陳榮捷先生。會議日期爲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出席者除我國代表外，有日本代表二人。菲代表百餘人。

菲島教育頗爲發達，全國計有國立大學一所，學生六千餘人。私立大學六七所，學生萬餘人。公立中學一百二十所，學生五萬八千人（外尚有私立中學學生二萬九千人）。小學一千五百五十五所，學生一百十二萬一千〇二十八人。

中學教員一千五百四十一人。小學教員兩萬四千〇七十六人。以人口一千三百萬計，每五百三十九居民中有小學教員一人。每八千五百六十五居民中有中學教員一人。現制小學七年，中學四年，大學四年。其教學方法，頗能適應學生個人與社會需要。尤注重義務教育。每一村落至少有一學校一所，設備建築，係照政府規定，完全一律。三分之二學齡兒童，已入學校。故其教育頗爲普及。至其經費，中央政府以百分之四十充教育費。省以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充教育費。地方則以中央與省之教育費全數中之三分之一補充之。因其教費優裕，故其教育設施，得以積極發展。

美國得了菲律賓以後，從美國招了一千位小學教師，送到菲島，從事組織小學校。一面創立師範學校，從事訓練本地教師。過了若干年後，就把美國教師逐年減少，本地教師逐年增加。現在小學教員，全數爲本地人了。

小學教員的薪水大概從四十元到八十元。不論城市鄉村，待遇的標準是一致的。所以教員不以鄉村爲畏途。而學校平均的程度因之提高。美國人對我說，菲律賓小學教育的一般標準，比美國的爲高。這話我很相信的。美國各地的小學，最好的和最壞的比較起來，相去實在很遠。菲律賓因爲教育計劃及行政集中於中央，所以優劣相差，不

能太遠。

教師的任用，也是全國統一的。甲地方的人，往往派到乙地方的學校去教學，不使他在本地服務，這是打破地域主義的最好方法。

學校裏教學，自小學至大學，都以英語爲國語，一切課程，均用英文。所以你無論到什麼窮鄉僻邑，終能碰到講英語的人。

有一天我們在碧瑤 (Baguio)，菲島的廬山，避暑的中心。離海面有六千多尺高。上有平地，所以飛機可以到山上。因爲天氣涼快，所以植物滋生，就不容易，香蕉椰子，不能自然生長。人民要努力耕種，才有飯喫。居民是一種叫做「伊格羅脫」的 (Igorots)。也是一種原始民族。粵僑叫他們爲「伊格羅」鬼。我們碰見了一個伊格羅孩子，守住了一大堆馬糞，在那裏哭。我們操英語問，「你爲什麼哭？」旁一孩子代答，「他費了好多時間，聚了這堆馬糞，那面有一個孩子要搶他」。我們打抱不平，把那個孩子勸走了，他也就不哭了。我們問他人過學校沒有，他很恭敬的答到，「Yes, Sir」。問幾年級？答「三年級」。你們兩人是同一學校的麼？他們同聲應道，「Yes, Sir」。小學裏對於禮貌的訓練是很注意的，所以學童都彬彬有禮。

### 獨立評論 第一四三號 菲島之行

菲律賓只要沒有外力來摧殘，可以成就一個快樂，和平的獨立國。但誰能保障她不爲外力所摧殘呢！國防麼？談何容易。第一是經濟問題，現在菲島中央能以百分之四十，地方百分之四十五至六十的收入充教育費，因爲鉅大海軍費完全由美國餽子擔負的。第二是時間問題，恐怕自己還未預備完竣，人家的兵已臨城下了。國際承認爲永遠中立地麼？這也是沒辦法中的一個辦法。但條約成爲一撮廢紙時，誰肯用武力來維持人家的獨立呢？菲島的一位極有權勢的政治領袖對我們說，他們的國防當採取瑞士制，使敵人覺得要取菲律賓是很費時的，他們就會謹慎一點。這當然是一個辦法，但比於經濟問題亦有重要關係的。

至於美菲通商稅則問題，尤爲目前菲島經濟生活的一個嚴重問題。現在菲島農產品輸入美國，是不用納稅的。每年價值約計菲金一萬四千萬元。若一旦須納稅，則菲產輸出便會減少。這是最不得了的事。現在已派要人到美國去商量，不知道結果怎樣呢。

☆ ☆ ☆

關於菲島的正文，已經完了。讓我拉雜寫點見聞雜態。舞蹈——我在菲島看見了三種跳舞。一是原始跳舞。二是受西班牙影響的菲島跳舞。三是美國式的「福特肥爾」

跳舞。

原始跳舞，我們在查黑利士附近的甘蔗園裏看見的。表現的主角們是一種叫做「尼格利多」人種，黑而且矮的。他們的皮色和非洲土人「尼格魯」一樣，但是矮小的可憐。大概最高的不過三英尺半。小孩呢，好像黑炭捏成的一個洋娃娃，卷曲的頭髮，雪一般的眼白，中心嵌了一夥黑珠，圓滾滾的從黑頭顱裏顯映出來。因為熱帶裏不容易分冬夏，所以他們不知歲月，問他年歲是不知道的。他們用弓和毒矢作獵具和戰具（他們的弓長過於身長）。他們的跳舞，當然是十分簡單。他們的音節是分三步——達，得，得，——達，得，得，——速而有勁。當然還是裸體舞，在所謂文明社會裏當然在被禁之例。

菲律賓風俗舞，我們在菲律賓大學裏看見的。每次在晚上開大會後，大學校長因為佳賓娛樂，請男女學生十餘對，成排的表演跳舞。音樂是溫柔輕飄，充滿了熱帶人民無憂無慮的精神，似乎說，「讓我們大家快樂罷，明天呢，管他幹什麼！」跳舞時，男女各携椰子壳一個，男子手中的和女子手中的相擊，成撲撲之聲，頗似西班牙舞擊鼓的聲調。男女都裸了腿和足，在所謂禮教社會裏大概也會被禁止罷！我們同坐觀舞的是菲大校長和教授們，他們

很高興的指示我們，這是他的女兒，那是他的兒子。

美國式「福特肥爾」舞，我們在小戲院裏看見的，完全模仿美國，倒還像樣。

☆ ☆ ☆ ☆

鬮舞——可說是菲島的民族遊戲。每個市鎮裏，有一個鬮雞場。圓形，座位高低傾成斜坡。中心為鬮雞處。每逢星期日舉國若狂的去鬮雞。聽說天主教士很不贊成。耶穌聖誕節我們在怡郎 (Lolo) 讀着伊羅伊羅，華人譯怡郎)，那天是例假，人民舉行鬮雞。我們就進去看看，每張票化了五毛錢。

會場裏擠滿了男女老少一千幾百人。好多人的座旁綠了雄糾糾的大公雞，在那邊不斷的啼。在中心的鬮場裏，有兩個人，每人拿了一隻大公雞，向觀眾循環表示。於是觀客的賭性動起來了。全場的人聲，也嘈雜起來了。你賭這隻，他賭那隻，全憑自己的眼光。有時也靠運氣，強壯的未必贏，因為力之外還有巧，雞的技術和人一樣，也有巧拙之分。人們先為金錢而鬮，數目比例的大小講定了，全場的人聲停止了。於是要讓雞鬮了。

要雞鬮也不是很容易的一樁事。雞似乎也知道，他們倆既素昧生平，又無不解之仇，為什麼要廝殺起來呢！個

是人聰明啦，他曾用挑撥的伎倆。他曾用種種方法使雞彼此誤會起來。把這雞的頭捉住了，強迫那雞啄牠，使被啄的無反抗機會，這雞當然惱怒了。這樣的交互行了幾次，彼此都怒了。都中了人的計，大戰就開始了。

雞鬪的時候，往往飛起來的。彼此用嘴啄，拔去了羽，出了血，不是致命傷。但是飛起來的時候，彼此以爪互抓。爪上縛了一把鐮刀式的小刀，刀上有毒劑，被割着的就中毒而倒。

我們看了三對雞鬥，第一對彼此鬥的十分兇猛，落羽流血，煞是驚心動魄。後來一隻因受傷而不大活潑了。那一隻飛在牠背上連砍了幾刀，登時一命嗚呼了。

第二對戰了不久，勝負似已分明了。那勝者已掩旗息鼓，不再前進。但那負者還怒髮衝冠的蹣跚着，擺着十足抵

抗的架子。於是勝者就寬步緩腳的跑過去，很從容的鬥了一二陣，好拿手的把牠的敵人砍死了。

第三對戰了不久，那負者便轉過頭來逃了。那勝者追了幾步，看牠的敵人已逃了遠遠的，就停止追擊。觀客也哄堂大笑。

鬥雞時縛在爪上的小刀是上了毒劑的，我已於前面說過。這毒劑方子是秘密的。有人專門製造有毒的鬥雞刀。他不甘把藥方告人的。據說只傳媳婦，不傳女兒。有一位美國醫生告訴我，前幾個月有一個造雞刀的，偶一不慎，割了自己，中了毒，到醫院裏來求治。這位醫生要他的秘方來看，知道了毒的成分，或許有方法可以救他。但是他終不肯說。救治無效，終以身殉。(完)

## 編輯後記

適之

△前幾天紐約羅氏基金附設的中國醫事基金董事會代表福司狄克 (Raymond B. Fosdick) 先生看見報紙上清華學生被捕的事件，他問我：「中國有沒有人身保障法 (Bill of Habeas Corpus)？」我告訴他：「中華民國訓政時期

約法的第八條規定的是人身保障法。」他很奇怪的問道：「那麼，這些年輕小孩子被捉去了，怎麼他們的家庭不用這條憲法去請求法院捉人呢？」他是美國的第一流大律師，我實在想不出話來回答他，只好紅着臉請同座的林行

獨立評論 第一四三號 編輯後記

規大律師去陪他談，我就托故走開了。

△最奇怪的是三月五日政府剛下保障自由的令，墨還未乾，各地就有大批拘捕學生的事。難道真如日本有吉公使的報告，保障自由令只是爲了保障販賣日貨的商人的嗎？

他這回寫的是文言文！

△吳辰仲先生是北平交通大學研究所的一個職員。  
△獨立的老友董時進先生現在江西辦農村復興的事業。他來信說：「久不爲獨立作文，文思大退了。」果然，

△這一期有兩篇論清華學生被捕的事，一篇的作者張蔭麟先生是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一篇的作者李樹青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他這篇討論「別字」的文章，應該和朱佩弦先生的「論別字」一篇（一三九號）參看。  
△這一期刊件太多，我的「南遊雜憶」告假一期。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等，以便閱者，計新聞、體育、副刊、估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半月評論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借款與外交  
中日經濟提携運動與遠東大勢  
日本思想界之轉變  
寬恕賠償運動的意義  
三月來歐洲國際政治之檢討  
經濟侵略的秘密偵查機關  
錢運升  
師運升  
陳耀東  
李景泌  
至誠譯

定價 每冊 大洋四分 半年大洋四角 全年九角六分

總發行處 半月評論社 南京 門東水佐營康樂里一號